

欧美学
者

论苏俄文学

WESTERN SCHOLARS
ON
RUSSIAN SOVIET
LITERATURE

薛君智 主编

Ed. by Julia Junzhi Xu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欧美学者 论苏俄文学

WESTERN SCHOLARS
ON
RUSSIAN SOVIET LITERATURE

薛君智 主编

Ed. by Julia Junzhi Xue (Sih)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欧美学者论苏俄文学

薛君智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管庄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1.75 印张 29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1996 年 12 月第一版 199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729-7/G·111 定价:25.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83年5月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凯南高级苏联问题研究所作学术报告。合影者：中心主任詹姆士·别林顿(右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哈里·律奇贝教授(右二)，编者(右三)，凯南研究所所长、马里兰大学俄语系主任约翰·格赖特教授(左一)。

1985年与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任
(现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别林顿教
授合影。



1983年3月与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阿达姆·乌拉姆教授合影。



1982年6月相聚在哈佛。合影者：哈佛大学斯拉夫语文系主任唐纳德·范格尓教授(右二)，斯坦福大学爱德华·布朗客座教授(右三)，布朗夫人(左二)，编者(左三)，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洛夫教授、现任耶鲁大学斯拉夫语文系主任(右一)。



1982年3月赴印第安纳大学作学术报告。合影者：迈克·霍尔奎斯特教授、研究巴赫京专家（左一），威廉·埃述登教授（左二），卡特琳娜·克拉克副教授（中），编者（右二），来自台湾的研究生（右一）。

代明·布朗教授合影。



1982年6月在密执安大学作学术报告期间，与

Convention Registration

III World Congress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1985年10月参加第三届苏联与东欧研究世界会议。



1982年6月访问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与裘莉·柯蒂斯副教授(研究布尔加科夫专家)合影。



1982年3月参观伊利诺埃大学(苏联与东欧藏书)图书馆,与馆长玛丽安娜·乔顿教授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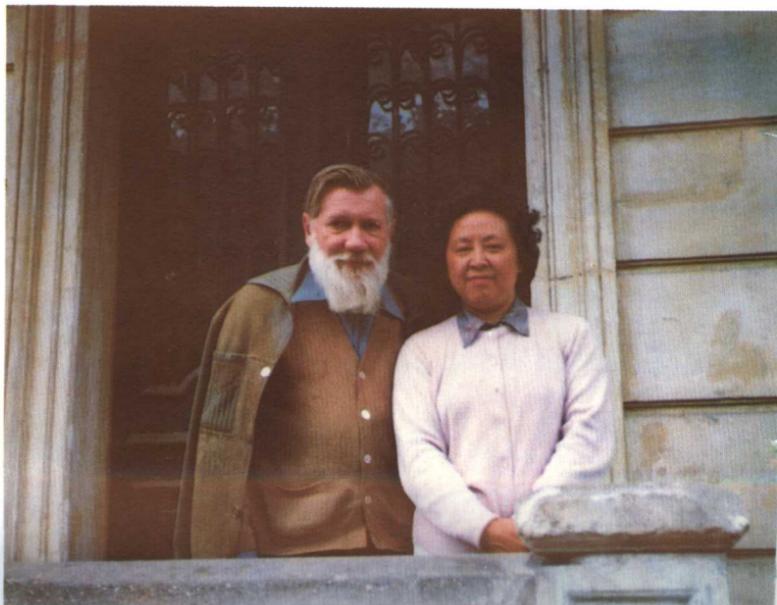


1982年3月访问安·阿勃市《阿第斯》出版社,与社长卡尔(密执安大学教授)和艾莲达·(研究布尔加科夫专家)普洛弗尔夫妇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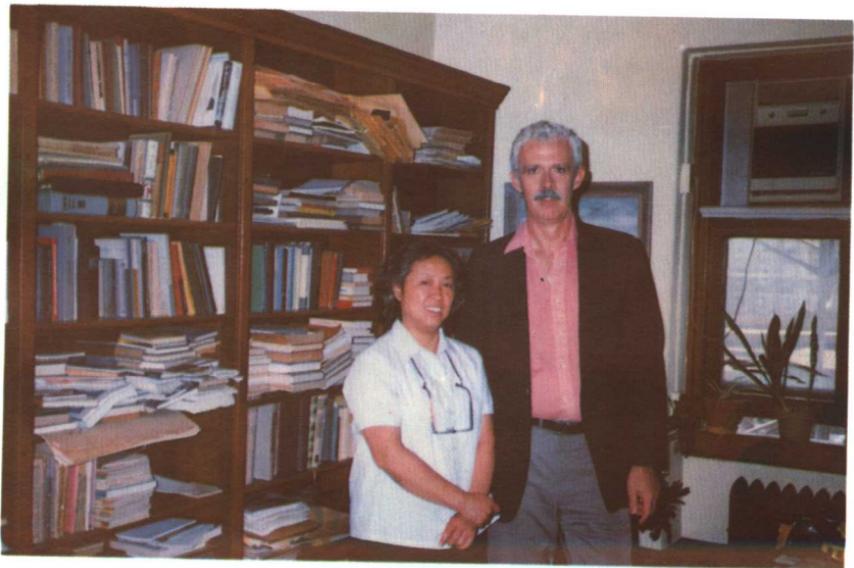
1982年4月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期间，与盖尔曼·叶尔莫拉耶夫教授合影。

尼亞夫斯基)教授合影于其巴黎寓所。
1982年5月与阿勃拉姆·特尔茨(安德烈·西





1982年7月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作学术报告期间，访问格列勃·司徒卢威教授。



1982年夏访问哥伦比亚大学时与罗伯特·马瓜尔教授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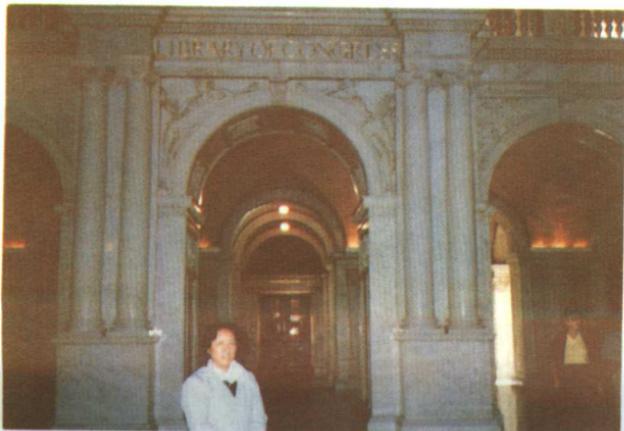
学者中心(司密斯·桑尼亞大厦)门前。
1985 年摄于华盛顿威尔逊国际



会。
1985 年访问美国斯拉夫高级研究



1993 年重访美国国会图书馆。



关于版权的说明

本书收入的二十篇论文和选自专著的章节中，第一部分的两篇（1、2）译自三十年代的著作，故不涉及版权问题。以下三个部分的十八篇则均已获有关出版机构或作者本人的准许，特说明如下：

· 第3篇摘译格列勃·司徒卢威著《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俄国文学》（1971）概论性章节与结论，已获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准许；第4篇摘译爱德华·布朗著《十月革命以来的俄国文学》（1963、1969、1982、1985）第一章与结论，已获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准许；第5篇摘译代明·布朗著《斯大林执政以来的俄罗斯文学》（1978）第一、十四章，已获作者本人准许；第6篇翻译毛里斯·弗里德伯格著《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文学》（原刊于《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80年5/6月号），已获作者本人准许；第7篇翻译乔治·吉比安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新趋向》（单行本，1980），已获作者本人准许；第8篇摘译《八十年代的苏联文学：转变的十年》（1989）第一章，已获作者本人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准许；第9篇翻译唐纳德·范格尔著《索尔仁尼琴：艺术和域外事态》（原刊于《共产主义问题》1972年5/6月号），已获作者本人准许；第10篇摘译维克多·埃尔里赫尔著《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原理》（1981）第六、十章，已获作者本人准许；第11篇翻译《谢拉皮翁兄弟：苏联早期的一场论战》（原刊于《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杂志1949年第8期），已获作者本人准许；第12篇摘译罗伯特·马瓜尔著《红色处女地》（1968）第七章，已获作者本人准许；第13篇摘译哈里特·博兰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间（1928—32）苏联文学的理论与实践》（1950）第五章，已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准许；第14篇摘译盖尔曼·叶尔莫拉耶夫著《1917—1934年间的苏联文学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1963）导言与结论，已获作者本人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准许；第15篇摘译鲁弗斯·小马修森著《俄国文学中的正面英雄人物》（1958、1975）导言与第九章，已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准许；第16篇摘译卡特琳娜·克拉克著《苏联小说：历史仪式化》（1981）导言与结论，已获作者本人及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准许；第17篇摘译A·M·冯·恩格·利特梅耶尔著《苏联文学形象：俄国小说（1917—1953）中苏维埃人形象刻划的探讨》（1959）导言与结束语，已获作者本人及德国墨顿·德·格鲁埃特出版公司准许；第18篇翻译麦克斯·海沃德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衰落（原刊于英国《瞭望》杂志第18期、1972年冬），已获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准许；第19篇译自杰弗雷·霍斯金著《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80）第一章与结论，已获作者本人准许；第20篇翻译阿勃拉姆·特尔茨著《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7），已获作者本人准许。

前　　言

唐纳德·范格尔^①



Donald Fanger

此书出版得正是时候，六十年间被认为是苏联文学的复杂现象如今已成为过去。已不再需要去提倡它、论证它或攻击它，如今无论在俄罗斯境内或境外，它已面向客观的检验。

俄罗斯的档案资料正在逐步公开；文学遗产正在逐步复位，完全成为公众所有；历史记载也是一样。在这一不断进展的努力中，俄国的和西方的学者今天已成为同仁，在各自和对方的国家里自由地出版和研讨。

此书提供了西方有关苏联文学严肃论著的一个范本，从它的最初直到最后的年代。这些论述经常涉及到政治和社会方面——当苏联文学本身已将它们置于中心地位时，又怎能不如此做呢？然而，一位细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西方作者们潜在概念中的多方面性——不仅内含对“政治的”和“社会的”所指事物的不同概念，而且还包括文学本身的概念，文学所表达和为之服务的是何种人类需求（更不用提及它所能表达和为之服务的多种多样的方式）。

① 关于唐纳德·范格尔，请见本书第一部分第9篇的介绍。

凡有助于增进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工作理应受到一切文明人士的感激和支持。为此，我欢迎这本书的问世。我乐意对准备本书所进行的阅读、选材、编辑和翻译的巨大劳动，表达我的钦佩。而且，从个人讲，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于1981—83年、当薛君智博士在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凯南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的两年间，在帮助她了解西方斯拉夫学者的著作方面起到了小小的作用。那时，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位英语和俄语都很流利的中国同仁，因此她能够沟通三种文化之间的信息；她依然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能够这样做的人。我敬贺她的重要的和富于开拓性的著作问世。

(君智译、满素校)

代序

赵一凡

薛君智女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的研究员，专门从事俄苏文学研究。她长期默默耕耘，着意拓展视界，引进比较方法，开辟俄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七十年代以来，她运用自己的俄文和英文专长，认真地调查、整理并向我国学术界介绍西方国家的俄苏文学研究动向，先后撰写过《苏联文学研究在西方》、《英美的苏联文学研究》等论文，编写过几本学术论著。

1983年，薛君智女士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时，我也在该校学习博士课程。她那时已经年过五十，身体欠佳，却能孜孜不倦，象我们年轻人一样努力拼搏。谈起她当时的工作方向，她表示要不畏艰难，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欧美学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看法，从而形成与我国研究相互映衬和比较的看法。对此我表示支持，也很赞赏她那种创新和进取的态度。由于她的工作取向特别，在跨越东西方文化鸿沟时，自然会遭遇到不少的困难。但是她相信自己的工作有助于丰富和促进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的发展，因此锲而不舍，一直坚持下来。在她离休之后，又主编了《欧美学者论苏俄文学》，尤其令我感到可喜。

从编选旨意看，该书填补了一个不小的空白。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今，欧美学术界针对俄苏文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内容亦相当繁杂。而我们对此了解甚少，尤其缺乏比较有系统的分析梳理。薛女士在她个人的研究基础上，选取一批较有代表性的著

名成果，编成四个各有侧重的部分，分别是“左翼文论”、“苏联文学史”、“早期文学团体”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于篇幅限制，该书的选材虽然不尽周密，却能帮助我们了解欧美学界的主要观点和发展脉络。编者在每一篇译文之前，还加写了背景介绍，作出初步评价，这对读者也是有帮助的。

1995年9月于北京